

德泰阿泰 师之艺术智

〔古希腊〕柏拉图著

严 群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泰 阿 泰 德 智 术 之 师

〔古希腊〕柏拉图著

严 群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63年·北京

Πλάτων
ΘΕΑΙΤΗΤΟΣ ΣΟΦΙΣΤΗΣ

内 容 提 要

柏拉图(公元前四二七——三四七)是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在西方哲学早期的发展中,他是第一人集唯心主义思想之大成,系统地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体系,对于后来哲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

这两篇对话录都是柏氏晚期的著作。《泰阿泰德》论知识,是六十岁写成的。《智术之师》论“存在”,是六十七岁以后写的。

《泰阿泰德》以苏格拉底和泰阿泰德讨论知识的定义为题材。柏氏藉此题材,于普罗塔哥拉之“知识源于感觉”、赫拉克利特之“物变如流水”等学说,横加批驳,以示反对。

《智术之师》以智者派为无知的假智者。贵族家庭出身的柏拉图对此派之收费授徒及其所授内容痛加丑诋,作为替贵族政治辩护的张本,并为此种政治求理论的根据。

两篇都是直接从希腊原文译成的,同时也参校了几种英文译本。

泰阿泰德·智术之师

古希腊] 柏拉图著 严群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东厂门内大街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经售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2017·103

1963年10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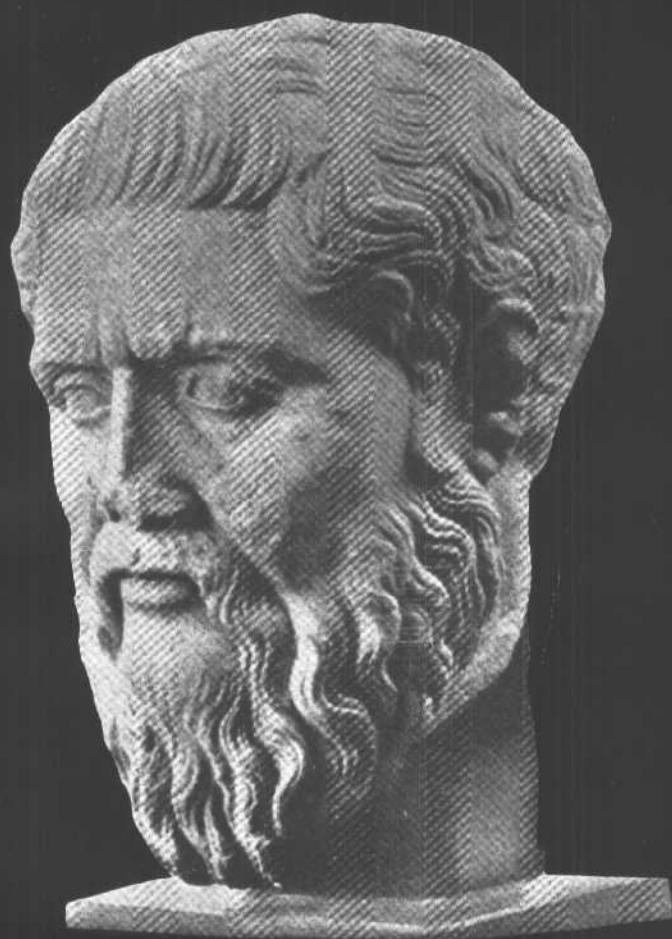
字数 148千字

印张 7 4/16

插页 1

印数 1—2,000册

定价 (9) 1.10元



譯 者 序

此册是柏拉图晚期的两篇重要对话录——《泰阿泰德》和《智术之师》——的译本。译文根据娄卜经典丛书 (Loeb Classical Library)《柏拉图集》的希腊原文，并参校其对照之英译 (译者为 H. N. Fowler)，以及补翁丛书 (Bohn's Library) 之《柏拉图集》 (译者为 G. Burges)、周厄提 (B. Jowett) 之《柏拉图对话》、康复尔德 (J. M. Cornford) 之《柏拉图的知识论》 (Plato's Theory of Knowledge—The Theaetetus and the Sophist of Plato translated with running commentary)、等英文译本。遇原文晦涩模棱处，多参考康氏的注解为译。

本文头绪纷繁，乍读难于料简；周厄提英译前之“分析”，简约扼要，兹转译以作“提要”。读者先看提要，对本文内容得其系统的轮廓，再读本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译文附注包括以下数端：(一)拙译异于所校各家译本处，及各家译本互异处，择其有关系者指出。(二)篇中所引历史人物，疏其生平事迹，举其学说流派。(三)所引神话故事，叙其源委，明其寓意。(四)所引前人言语辞句，标其出处。(五)篇中极费解处，以己意或兼采康氏之说，加以解释。

篇中人名地名，悉依希腊原字翻音，并结合汉字四声，以求准确。原字之以嘶声的辅音字母结尾者，以“士”字翻人名，以“斯”者翻地名，聊示区别。若干人名地名的译法不合上述标准，

E. C. 107

因从出版者之意而更改，以与已见于出版界者相符。如替爱台托士、提塢多洛士、塔类士、普楼塔箇拉士、海辣克奎托士、潘門匿底士、候梅洛士、(以上人名)尔令尼溫、苦类尼、(以上地名)……等等，权且改为泰阿泰德、德奥多罗、泰勒斯、普罗塔哥拉、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荷馬、(以上人名)埃令尼安、居勒尼、(以上地名)……等等。然而一般出版界对于希腊人名地名，率从现代欧洲字翻音；溯其源流，則由希腊字一轉而为拉丁字，二轉而为现代欧洲字，再翻为汉字，其音难免去希腊字原音頗远。鄙意以为，学术界将来編纂标准譯名辞典以求譯名統一，凡希腊人名地名，宜依希腊原字翻音，結合汉字四声以期准确；其已见于出版界者，自宜重行厘訂。此节似于譯事无关宏旨，然学問之道，无论巨細，总以求真求确为貴，不容絲毫苟且因循。一隙之见，尚待与海内方家共商討之。

此譯脫稿，《智术之师》在先，而《泰阿泰德》在后。《泰阿泰德》凡再易稿、四改正、三潤色，字字衡量而出。頗顾中西文之不同的习惯。例如，西文多以固定的人称(personal)为句主(如“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其义实同于不固定的人称(imper-onal)；遇此等处，譯文若依原文习惯，則与中文习惯不侔，伤洁而或滋誤解，故用泛指之法为譯。原文有字句简单而能尽意者，譯成中文却須較为繁复；原文亦有字句繁复者，于中文只須简单而意已达。凡此等处，斟酌原文与中文之不同的需要而为譯。中文与希腊文造句之法迥异，譯文不能逐字逐句紧依原文次序，其义却无挂漏，一一交代清楚。《泰阿泰德》頗饒文学意味，譯文亦重修辞，冀与原文风格相称。

《智術之師》，于譯者高血壓症方劇時脫稿。雖再四勘校原文修訂，俾于意義無訛無漏，而當時精力不逮，未免機械地忠實于原文字句，或貽譯文不暢、晦澀費解之譏；且文字欠精煉，亦有稍帶“西文氣”之處。以此問世，殊感歉然；猶冀他日重加訂正潤色，續與讀者見面，以補前愆。

尚有柏氏的《費雷泊士》(φίληβος)對話錄一稿，正在修改潤色中；盼賤恙漸差，得以早日奉質讀者。平生素抱盡譯柏氏全書之志，假我十年，容以時日，庶几有以成斯舉。

目 录

譯者序

《泰阿泰德》.....(3-117)

 提要(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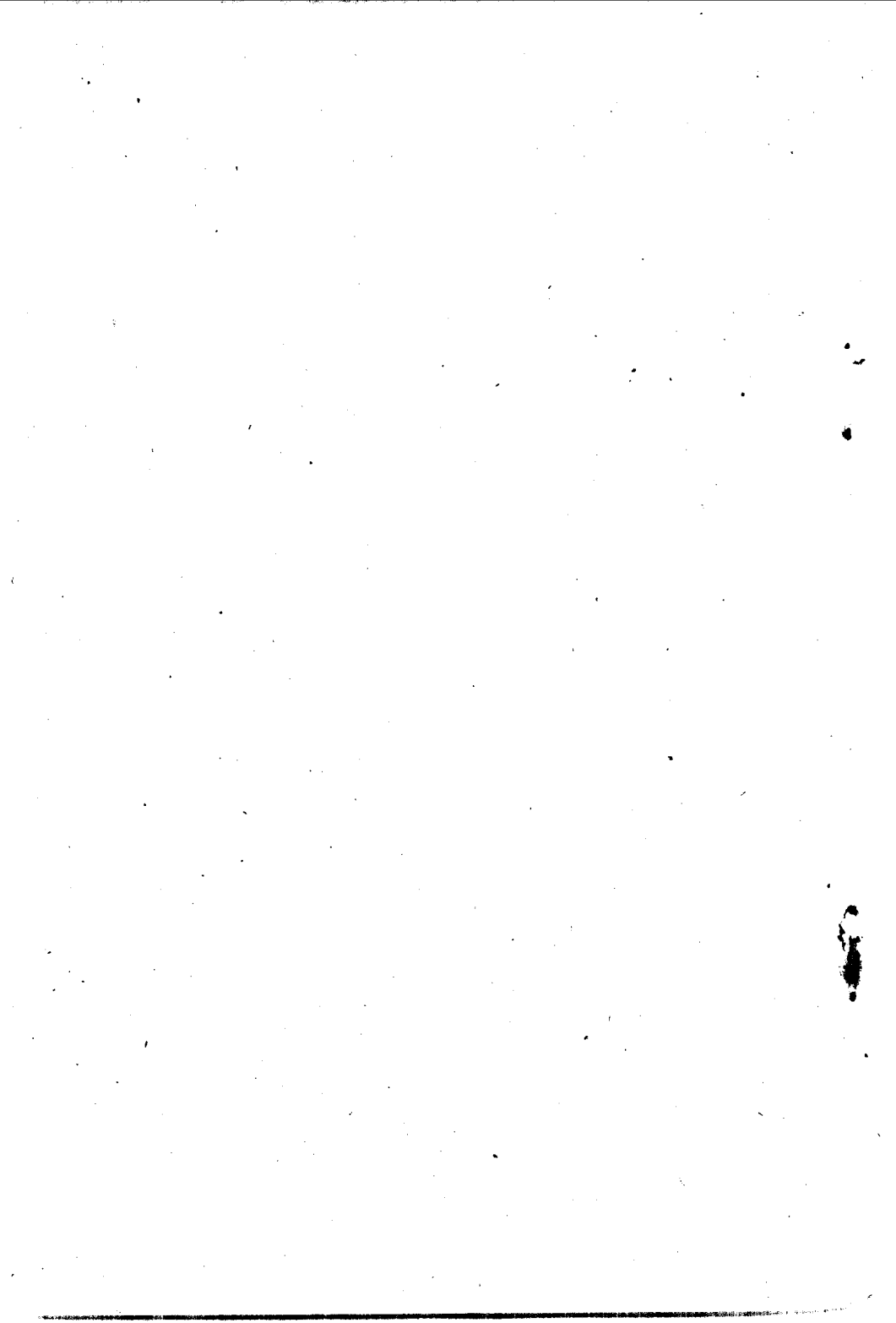
 正文(25-117)

《智术之师》.....(118-216)

 提要.....(118-131)

 正文.....(132-216)

人名索引.....(217)



《泰阿泰德》提要

本篇首叙特尔卜細翁从乡間来到麦加拉城，在市場上寻尤^{Steph. 142}克累底士不见；尤克累底士說明自己方才到港口去，途中遇着泰阿泰德从軍营抬到雅典。泰阿泰德一息仅存，于哥林多之役既受重伤，复染軍中流行的痢疾。此情况說明后，引起对方痛惜之感。尤氏答曰：“誠然，即刻我还听說他在此役中的壮烈行为。”“那是我能意料到的；他为何不在麦加拉停下？”“我本要他停下，他不肯；我便送他直到埃令尼安。分手时，想起苏格拉底逝世前不久曾与童年的此君一面，有一段值得流传的談話。当时苏氏預言，此人天假之年，必成伟大人物。”“果然果然，尽如苏氏之所期許：你能否重述此段談話？”“不能凭記憶重述。我得之¹⁴³于苏格拉底，归来提筆記其大略，随后得暇补充；每到雅典，并請苏氏陸續修正。”特尔卜細翁曾聞尤克累底士有此一篇記錄文字，久想索观；二人俱已疲乏，同意休息并呼僮代为宣讀。“特尔卜細翁，記錄本子在此。我只要声明：为行文方便，凡苏氏追述时所摺入交代的字样，如‘我說’‘他說’等等，一概省去；与苏氏談話者，有泰阿泰德及居勒尼几何学家德奧多罗。”

苏格拉底先問德奧多罗，雅典之行，可曾遇見此城少年将来于學問一途或能出人頭地者。“苏格拉底，有一个我所認識的出類拔萃的少年。他并不美，你無須疑我對他有所眷戀；說實話，

144 他极象你，——扁鼻露睛，只是不如你之甚。他兼备种种品质：敏、毅、勇，温良而明智，恒潜迈默进，如油之无声无浪地流。瞧！走进角力场的中间一个就是他。”

苏格拉底不知此少年的名字，却识得他是良善而多财的幼弗浪尼沃土之子。德奥多罗告诉苏格拉底，此少年名泰阿泰德，伊父遗产荡尽于托孤者之手，而他的慷慨之姿仍与其余品质媲美。如苏氏之愿，德氏邀泰阿泰德入座。

苏格拉底说道：“对了，泰阿泰德，我正好在你脸上照见自己的丑状，——德奥多罗说你我容貌相似。他这方面的话还是无
145 关紧要；他虽是哲学家，并非画工，对你我的面貌未必能作裁判人。然而他是学者，能判别我们的智能。他若赞许你我之一的资质，闻其言者必须咀嚼玩味，受赞许者不可拒绝考验以资印证”。泰阿泰德应允受考验，便入圈套中。“然则，泰阿泰德，你必须受考验，因我向未曾闻德奥多罗称许他人如称许你。”“他是开玩笑。”“不，这不是他的作风。我不让你以他开玩笑为辞而收回你的诺言，否则便请德奥多罗重说一遍称道你的话并以誓自明。”泰阿泰德答称愿受考验，苏格拉底先问他向德氏所学何物。苏氏表示切盼向任何人学任何物，此刻有小问题，要向泰氏或德氏或座中之“当驴”^①者，求得答案。破题的话止此，苏
146 氏声称迫切求解其问题，便问“知识为何？”德氏过于老迈，不能解答问题，求苏氏向泰阿泰德提出，因其有少年的长处。

泰阿泰德答复，知识是他向德氏所学的几何算术，还有他种知识，如鞋艺木工之类。苏格拉底指出此答案包含太多又太少，

① “当驴”者谓蠢汉。

虽历举若干类知識，却未曾說明其共同性质；譬如問泥是什么，¹⁴⁷不說泥是拌水的土，却举塑工的泥、陶人的泥、炉灶夫的泥为答。泰氏立解苏氏之意在于会通一切知識而概括之，如自己在算术上所已学而能之者。他曾发现，数可分二类：其一为方数，如四、九、十六等等，由同因数构成的，并表示等边形；其二为长方形¹⁴⁸数，如三、五、六、七等等，由不同因数构成的，并表示不等边形。然而他对知識問題，虽屡次如法炮制，却总是无成。苏氏对泰氏¹⁴⁹說明他在分娩，男女都有分娩的苦痛，时常需要产婆协助。秘而不宣，苏氏本人便是产婆，嗣其精明强干的母氏之术；然而不接女人的胎，接引男子的思想。如已过生育时期的产婆，他不能有子息，因神不許他于世有自己的貢獻。苏氏还提醒泰氏：产婆是、或者应是、惟有的媒婆，因收成者最能明瞭何苗蕃植于何土。可¹⁵⁰是端謹可敬的产婆避免作伐，因其不願被蜚語呼为鴿母。男女之孕尙有其他区别：女人不会时生眞子、时生与眞子难辨的幻胎。苏氏以男产婆的資格說道：“我所伺应的产妇，其初魯鈍而无出息；随后倘邀神眷，开悟竟是一日千里。如此进境，我无以致之，乃彼輩所自致；我与神不过协助他們把自己的怀抱托出。彼輩中，不少人离我过早以致流产，或由我接生后，婴儿因撫养不良而致夭折；最后自知其愚，他人亦见其愚。其中之一是呂信麻格士之子阿历士太底士，还有他人。他們往往回头求我再收¹⁵¹留，降临我心的神或我許或不我許，其許我再收留者复得长进。就我亦有无胎不需吾术者，我則为之作伐，使其委身得人，如普洛迪格士或其他智慧如神的大师。我与你細說这段故事，因我疑你在分娩中。我嗣守吾母之业为产婆，請就我，我将为你接生。

倘把你的头胎爱子取而弃之，莫咬牙切齿相向，如妇人所为；我对你的举动出于好意，寓于我心的神虽不许我匿伪饰真，却亦与世人为友。泰阿泰德，我重提‘知识为何’的旧问，你鼓起勇气，
 152 借神之灵，会得一答案。”“知识是知觉，这是我的答案。”“普罗塔哥拉的理論如此，此公說‘个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便是异辞同义。他是无上智者，我們必須求解其义。設譬以明其义：同一陣风吹我們脸上，你或感其热，我或觉其寒；这是为何？他要答复，此风对皮肤寒者是热的，对皮肤热者是寒的。‘是’即‘显得’，‘于某人显得’即‘某人觉得’。如此，感觉知觉与物之显现并等于存在。然而我怀疑，他作此戏論以欺庸众如你我之流，却将其‘真理’[暗刺其著书顏曰《真理》]密授其徒。誠然，他崇奉著名的万物相对之說。此說主张：物无大小重輕，并亦非一；一切俱在动中，混合、轉移、流迁、成毀；我們盲然謂物为在，其实唯动而已。此說不但是普罗氏之教，恩培多克勒、赫拉克利特以及其他哲学家，乃至所有作家，以喜剧之王伊辟哈儿莫士与悲剧之王荷馬为首，异口同声主张此說，唯巴門尼德除外的所有哲学家皆持
 153 此說；荷馬有句云：‘欧概安諾士乃諸神之所自出，太徐士为諸神之母’。他們还用許多論点說明：动是生之源，靜是死之本；火与热发于摩蕩，生物之由来亦复如此。体格保于勤勞，毀于懈怠；太阳之动息，洪荒之境复。茲以唯动之說施于感官，首及視
 154 官：白或他色并非块然存于目之內或目之外，乃恒动不息于目与所視之物之間，对个个感觉者而变。一切相对；普罗氏之徒指出，否认这一点，无穷的矛盾接踵而至。譬如有六个骰子在此，多于四个、少于十二个；是否說‘亦多亦少’？”“是。”“然而普罗氏会反

問：‘物无增減，能多能少嗎？’”

“不怕与前一答案矛盾，我就答复不能。”

“你若說能，將如欧力皮底士所謂口服心不服。”“誠然。”“正途出身自命无所不知的职业智者，对此問題，將严陣以待、御人以口給；然而你我既无彼輩之术业上的尊嚴，只要求知自己的思想是否明晰一貫。我們說：（一）物依然如故，不能有所消長；（二）物无所增減，不能变多变少；（三）昔无而今有，舍变莫能使之然；——如此云云应不至于謬誤。問題在于：如此云云与骰子之喻及其类似的例子如何調和？”“我时常惑于此等難題，愕然无以释其疑。”“因你是哲学家，而哲学始于疑愕，伊里士是陶馬士之女。你知道普罗氏之教之所本？”“不知道。”“我要告訴你，可莫让非同志窃听；所謂非同志者，坚持一偏之見，凡非双手可执之物俱不置信。另一宗門師兄弟的秘密教义却巧妙得多，我也
155
要向你揭穿。他們主张：一切唯动；动有施与受两型，由此而致无穷的现象；现象也有两型：感觉及其对象，二者相緣而起。动有二类，一迟一速。施者与受者之动較迟，因其在自己界內或接境而动并其果；作为此种动所致之果的物，其动較速，迅然疾然轉移方所。目与其适应的对象相接，而起白及白的感觉。于是乎，目含见，非但成視力，成见物之目；对象也含白，非但成白，成白的物。目及其适应之物各別与他物遇合，不能致同样
157
的果。所有感觉都要分解为施者与受者之类似乎此的遇合。施者受者分离，单方不能成为概念的对象；而且施者能变成受者，受者能变成施者。由此而起一种流行的想法，以为：无物存在，一切唯变；物无的名，不拘于名。泰阿泰德，此等悬想願不妙哉，

于年少好奇喜异之徒如足下者岂不称心？我本人一无所知，且将他人智慧之各种标本贡献于你，但願拋他人之砖而引足下之玉。請告訴我，对于‘万物毕变’之理，足下于意云何？”

“听你的論点，我不禁要同意。”

- 158 “然而不应相瞞，有严重的事实足以非难普罗氏之教：例如，在疯狂状态与梦寐境界中，知觉是虛幻的；人寿之半耗于梦寐；誰能断言我們此刻不在做梦？甚至疯人在幻想时，其幻想即亦是真。知識若是知觉，在此种事实上如何辨别真假？非难的問
- 159 題既已提出，我要代为作答：普罗氏将否认現象的連續性；他要說，异物完全相异，不論为施为受，其作用皆异。世上有无穷的施者与受者，双方在各种遇合中产生各异的知觉。以我为例，苏格拉底或患病或无恙（指整个患病或整个无恙的苏格拉底）；同
- 160 此酒，我无恙时于我可口，我患病时于我不可口。我不能得同此可口不可口的印象于他物，他人亦不能得与我相同之可口不可口的印象于酒。我与感觉对象，单方不能独自变成双方共同变成的状态。变的一方与另一方在关系中相对，双方别无其他关系能使一方起同样的变；双方每次的遇合都是独一无二的。〔案现代說法，感觉虽能在思想中析为感觉者与感觉对象，实际上是不可分解的。〕唯有我的感觉真实，而且仅对于我真实。所以，如普罗氏所云：‘对我本人，我是存在与不存在之物的判断者。’于是乎，荷馬与赫拉克利特所謂流迁、伟大的普罗塔哥拉所云‘个人是万物的权衡’、泰阿泰德的‘知識是知觉’之說，辞虽异而义
- 161 实同。这是以吾术所接引的你的新生之子；倘将此子弃而不养，切莫怨不可遏。”

德奧多羅說道：“泰阿泰德不至于怒，他的性情很溫和。然而，蘇格拉底，我想知道，你是否以此派之說為妄誕無稽？”

“首先提醒你，我並非智囊飽裝論點，只是探而取之泰阿泰德胸中；要不要告訴你，我對令友普羅塔哥拉所感驚訝者何在？”

“驚訝什麼？”

“吾固喜其显现即存在之說；只是懷疑着，他為何不在論真理的大著中，開宗明義說一只豬、一個狗頭猿、或任何有感覺的怪獸是一切事物的權衡；如其然，我們仰之如神，他盡可詭稱己智無以勝于蝌蚪，以譁世駭俗。倘凡感覺恒真、人智莫相上下、个个自作判斷、所斷无不真切，復何需乎普羅氏巍巍臬比之上而為之師？人人既是一切事物的權衡，何以見得吾輩知鮮于彼而須踵門求教？他的‘真理’果為真理，出于其書的讖語倘非聊以自娛，則我的接生術與全部辯證術并成無謂之極。”

德奧多羅以為蘇格拉底對他的尊師普羅氏批評太過，自己 162 衰邁已甚，無能為師門興衛道之師，與蘇氏一決雌雄，緣挽泰阿泰德代為披堅執銳；泰氏固已聳于蘇氏的論點、棄其所素執之見。

于是蘇格拉底慨然為普羅氏辯護，以他本人的語氣發言，說道：“良善的諸君，你們安坐高談闊論：談神，則我所弗辨其有無；論人，則貶之于禽獸之列。試問君等所云有何證據？你和德奧多羅實在不如考慮一番，或然性是否萬全的指南。德氏所貢于 163 世若無以過此，將成下乘的幾何學家。”泰阿泰德被他援引幾何所動，蘇氏因此以新方式提出問題如次：“我們是否可說，知其所見所聞，所見如外國文之字母，所聞如外國人之語言？”

“我們可說，知其字母之形狀及其語音之高低，却不曉其意

义。”

“妙极；我盼望你能长进，此答案姑且存而不究，兹另提一問題：见岂不是知觉？”“誠然是的。”“见之即知之？”“对。”“忆者
164 忆其所见并所知？”“誠然。”“閉目能忆否？”“能忆。”“然則或忆而
不见；见若是知，則可能忆而不知。于是乎，知識为感官知觉的
假定岂不归于妄誕：或是我們过早自鳴得意；此故事之父——
普罗氏——若犹在世，結果可能大异乎此。然而此公已故，所留
的托孤者德奥多罗，对他的孤子，并不热心維護。”

165 德氏声明，卡利亚士是普罗氏的真正托孤者，但願苏氏救护
其孤儿。苏氏重述攻击者之論点，以作救护的张本。他問能否
同时亦知亦不知。“不可能。”“很可能，如果主张见即是知。不
屈不挠的反对者，变本加厉，行以继言，掩你的一目，洋洋然說
道：‘汝今亦见亦不见，請問是否亦知亦不知？’明攻的旧敌如此，
暗袭的新敌复将寻常用于视觉上的字眼、轉移到知識問題，問你
‘能否近知而远不知、知識其有亦銳亦鈍者乎？’你方驚訝其智无
比，俄頃間已入其彀中，非至认定贖款之数，不可得而解脱。”

166 普罗氏尚未申辯，先倨然声明不負童子之言責，童子不能預
料后果，答話乃胎口实、使苏氏以彼为談笑之資。他說：“答案不
出于我口，吾不任其咎。我向不主张感觉之記憶同于感觉，亦不
否认同时亦知亦不知同一物。你若要求极其准确的言語，
我就說，在種種不同的关系下，任何个人成为多个或无数个。請
你証明，个人感觉非特殊的，或者特殊、而所显现于个人者不但
仅对于彼为特殊。你提猪与狗头猿，你自己是猪，以我的著作与
游戏游艺。我仍然肯定个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却承认一人可